

柏格遜與歐根

東方文庫第三十九種



印
書 誌
館 社
發 編
行 印

現代兩大哲學家介紹

錢智修述

緒言

近年以來，歐美各國，咸感物質文明之流桔，而亟思救正。故哲學家之持論，亦一更常軌。歷史派與實驗派之說，漸成腐臭；而直觀說與唯靈說，乃代之而興。此殆莊周所謂桔梗豨苓時相爲帝者也。而一時職志，尤推二人：一爲法人柏格遜（Henri Bergson），一爲德人歐根（Rudolf Eucken）。柏格遜爲巴黎法蘭西學院（Le Collège de France）教授，歐根爲耶納大學（Die Universität von Jena）教授，著書造論，久爲當世仰重。今年（一九一三年）二氏連翩入美，迭在著名大學，開會講演。其學說之流播益廣，而掇拾要指以批評之者亦益衆。美人阿博德（U-

man Abbott) 特從應用方面，以解釋二氏之哲學。撰論二篇，登於奧德洛克 (The Outlook) 於津逮初學，最爲便利。阿博德有言：『柏格遜之哲學，可謂之進步哲學 (The Philosophy of Progress) 歐根之哲學，可謂之精神生活之哲學 (The Philosophy of the Spiritual Life)。然其以人生爲精神的經驗，以自由進步爲主旨，而一反機械論與宿命論之舊說，則二氏之所同。』蓋誠能勝鉤玄提要之任者。茲特本阿博德之說，介紹二氏之哲學於國人焉。

一 柏格遜之進步哲學

柏格遜以爲吾人之識想，每以吾身生存於現在；雖記憶回溯夫過去，希望遠達於未來，而無不以現在爲吾人所居之實體。此種識想，即從來神學論之基礎也。既以此爲神學論之基礎，遂謂自神視之，無過去與未來，因之亦無記憶與希望，所謂過去未來記憶希望之種種，不過吾人有涯生中，偶然遭值之事實耳。

然如實言之，時間之全部，卽以過去與未來構成。所謂現在，不過畫分過去與未來極微之一瞬，爲吾人自過去以達未來中間之限闕，而實際杳不可得。吾人以一分鐘讀一句書，而六十秒鐘之時間，已自未來而成爲過去。時間飛越於吾前，未來亦遞嬗爲過去，而現在卽等於無物。此非吾人心理上之一種空想也，亦非吾人推理之一種形式也，實爲恒久不變之事實。而時間之飛越，未來與過去之遞嬗，徵諸吾人而可信者，徵諸於神，亦無不可信也。

吾人既以時間爲現在，則又以生命爲固定。謂過去期間，多不完全之事實，有待於發育時之救治；過去期間，犯種種罪惡，有待於大智慧之矯正，此吾人所贊同者。然其視發育與矯正，則仍以爲固定生命中偶然之事實。譬如常住之屋，有時增闢一戶，有時新拓一窗，有時換已碎之玻璃，有時易垂危之梁棟，而其爲屋也如若。人生問題，亦復如是。吾人之所以生活，蓋將有固定之意志。進化改良，特適然之遭值，其或行或否，固一聽吾人之自便也。

然如實言之，則生命斷不能視爲固定。生命者，自強不息之蛻化也，而永久之習慣，實無由成立。相毀相成，缺點進化，與有生以俱來，決非偶然之事實。更進一步言之，則生命與變遷，直異名而同實；或爲進步，或爲修復，或爲發育，或爲衰萎，斷無一時能固定而不動者。

吾人每以地球爲實體，因之抹煞科學之智識，而以地球爲固定。然如實言之，則地球之爲物，常以至強之速度，旋轉於空間；同時又以至強之速度，旋轉於地軸。此蓋人人所審知者。而吾人僕緣其上，飲食譚笑，讀書作事，殆與御飛船無異；其飛行之速率，幾爲常智所不能計；而船內之構造，亦尙未完成。蓋地球之本體，固日在至顯之變化中也：由土質而變爲植物，由植物而變爲動物，由植物動物而變爲男女；而男女之軀體，仍還歸於土質。循環往復，曾無一息之停頓，此地球之所以形成，而變化所以無盡期也。而吾人所託之軀體，亦復如是。今日所遇之友朋，其軀體已與昨日不同；體中之一部，已衰朽凋殘，而卽以所進之食物，構成新生之一部。設譬以

明之，殆與河內之流泉相似：河道一秉舊形，而流泉已非故物。又與逐日之報章相似：紙張仍如常式，而新聞論說已易舊觀。所以得認識爲友朋者，特其外形猶未變耳。

驗諸吾人所處之地球與所託之軀體而審者，驗諸吾人之真我而亦審。人之所以爲人者，一永遠之變化也。所謂人格之同一，非人格不變之謂；所謂性質之固定，亦非性質不變之謂也。性質之變遷，有時且極爲劇烈，此徵諸歷史而可信者：拿破崙者，當時一反對法蘭西之哥西根人也，後乃爲名譽卓著之法蘭西人；當時一溫和之民政黨也，後乃爲激烈之耶哥白黨，後更爲帝政主義之人，最後則爲專制之君主。路得者，當時一服從教會之僧侶也，後乃爲宗教革命家，推翻教會根據地，而拒絕其一切權利。高孚（John B. Gough）者，當時一酗酒之優伶也，後乃爲戒酒之倡導者。然拿破崙之爲拿破崙，如若路得之爲路得，如若高孚之爲高孚，亦如若也。不論何人，其性質固與時而俱變，其劇烈和緩，萬有不同，此程度之問題，而非種

類之問題也。吾人之人格，爲經驗之繼續體，——愛憎憂樂，知新忘舊，均構成此繼續體之分子。意識之狀態，斷無有固定不動者。意識之進行，如踵趾之相接，而其進行且未有已時。一時之思想，過一時即成爲記憶。吾人之所以爲同一之人者，非經驗因仍不變之謂，不過經驗之繼續體，其表現於吾人者，爲連貫之進行耳。有時爲其改良，有時爲其損毀，有時增益其新知，有時遺棄其所得，有時增長其願力，有時消失其雄心。柏格遜曰：『謂吾人之行爲，本於吾人之品性，斯言固爲確當；然吾人之品性，亦必有多少限度，本於吾人之行爲；吾人實繼續創造其自身者也。』

驗諸地球軀體靈魂而皆審者，驗諸集合之人類而無不審。社會之秩序，固日爲繼續之變遷者也。天下無有一物能持久者，亦無有一物以持久爲目的者。人類之最高目的，在進行而不在固定。其初則爲家族，後乃由家族而演進爲種族，後更由種族而演進爲國家，後更由國家而演進爲帝國，後由帝國而分崩爲國家。經一度之更新，則爲一度之進步，以其聯合關係，較前次爲自由也。政體之肇興也，初爲世

襲主義——芸芸羣衆，俱受有權勢者之宰制；進一步則爲個人主義——於是人
人得以自己之眼光，爲其所當爲；更進一步則爲博愛主義——於是人人因其公
共之安寧，聯爲政治之行動。社會之組織也，最初則爲奴隸制度，稍進則爲封建制
度，更進則爲傭金制度；而傭金制度，又受聯合談判之改革；過此以往，則非吾人之
所知矣。惟現行之制度，必不能永續長存；已廢之制度，必不能回復舊貫，此則吾人
所敢斷定者耳。

由上來所述以觀，進步哲學，殆可以至簡之言語表之：卽其生活也，其變更，其變
更也，其發育，其發育也，其不絕之創造；自然界中，無完成之事物，各種事物，在進行
之途中；時間永無現在；生命日趨進步是也。

完全之神，胡爲創造不完全之世界？此世人所屢經提起之問題也。而其答案亦
各各不同：有謂神實有二，一爲善神，一爲惡神，其行事常互相反對者；有謂神未嘗
創造世界，而創造不完全之半神（Demi-Gods），世界之創造與宰制，神特以付

託於半神，而與神之善性無與者；有謂神之善良與智慧，初非完全；神固慈悲，而非盡出於慈悲，神固聰明，而非盡出於聰明者。而柏格遜之答案，則大異乎是，以爲神非已經創造世界也，實方從事於創造；世界之創造，非已成之結果也，而爲繼續之進行。神之爲神，非特未經造成完全之世界，抑且未經造成不完全之世界，以神之創造世界，固猶未告成也。神者生命也，而常以自己之生命，給授於前進之世界；且以自己之生命，給授於前進之男女。神之目的，不在完全之人類，而在進步之人類。然則其終局又何如乎？就吾人所可知者言之，則世界且無終局之可言。以世界之創造，實一無盡期之進行也。

據進步哲學以觀，則所謂『永久之生活』與『無窮之生活』者，實有一新解釋：即永久之生長與無窮之生長是也。而經典中所謂『上帝搏土爲人，從鼻孔中授以生氣，而人始爲活人』者，以進步哲學解釋之，則當謂神以生命授與無機無生之物質，而所授之生命，即爲無窮生長與永久進化之原動力。耶穌所謂『吾之

降世，所以使人類有生活且使有繁榮之生活』者，當謂耶穌降世，所以鼓勵人類，在進步上有高尚偉大之力量。柏格遜曰：『凡具有知覺之物，其生存也，其所以爲變化也，其變化也，其所以求長成也，其長成也，其所以自強不息以創造自己之真我也。』可以知進步哲學之要指矣。

要而言之，則創造世界之光榮，不在已成之效果，而在未完之事實；不在收斂之秋季，而在向榮之春光；不在怒放之繁葩，而在含花之苞萼；不在築成之園圃，而在待築之林亭；不在完全之人類，而在發育之兒童。保羅有言：『余於身背後事，均已忘却，但知向前以得神之獎品。』保羅所欲得之獎品，即永遠進步之獎品也；即使其志已達之目的，而向上一部，以求達較高之目的也。

柏格遜之進步哲學，具如上述。而宿命論之兩派，所謂科學派與神學派者，乃大肆其詆譭。蓋宿命論之兩派，其辯證之方法雖異，而所得之結果則同——即以吾人爲託生於完成之世界是也。而由進步哲學觀之，則世界與託生世界之男女，今

固非完成之時，將來亦永無完成之日。世界無究竟，生命無究竟，則進步亦無究竟。與宿命論之兩派，根據全異，又安怪其如冰炭之不相容耶？

科學家之駁進步哲學也，謂各種現象，均爲先天現象，必不可遁之結果。事與事之相續，猶鐵索之連環——環之相接也無端，事之相續也亦無盡，而終不能出因果律之範圍。植櫚子於地，而櫚樹亦從而萌蘖；其萌蘖也，卽種子土地雨水日光合成之結果也。各種生物如是，卽人類亦復如是。人之所以爲人者，以想像之言詞表示之，可謂從前種子播植於土地之結果。赫胥黎 (Thomas Henry Huxley) 曰：『現今之世界，在洪荒未剖時之蒸氣中已隱然存在。倘能於蒸氣所含分子之性質，有充分之智識，則於英國一八六九年之動物，必能預言其情狀；與吾人言冬天呼吸之蒸氣，將現何等之變化，同一明確。』此機械的科學假定之界說也。從其假定之界說，則將來之事物，已以不同之形式，存在於現在世；而現在之事物，亦以不同之形式，存在於過去世。自然界中，決無生長與自由之事實；生長與自由者其表

面，而其實際則不如是。然柏格遜之答覆，亦極爲簡捷而堅決，曰：『吾人不能因科學統系之故，犧牲真實之經驗，此卽吾人反對極端機械主義之理由也。』

推宿命論之科學家，所以持論如是其偏盪者，實緣其各種思想，均以無機體之觀察爲根據故。凡無機體，均受治於簡單之法則：卽現在之所含，不出於從前之所含，凡得之於結果者，均已存在於原因是也。雖然，吾人非生存於無機體之自然界中，而生存於有生命之自然界中。有生命斯有變化，有變化斯有生長，有生長斯有進步矣。顧彼宿命論之科學家，則又以自覺自動及自由之生命，亦爲無生物質之結果。實則所謂自覺心者，與發生自覺心之機關，絕然兩物，不過榮枯菀萎，與其機關相倚伏耳；猶之泉水遵河道以流行，而泉水與河道，固絕然兩物也。人之自身，爲現象之第一原因；既洞知自然律而服從之，則自然律之本身，卽爲其意志之僕隸。如以糖少許，納入於杯水，則糖必融化，此不可逃之結果也。而納入與否，則人能自斷之。明乎此而人與自然之關係，亦可見矣。

宿命論之神學家，其反對進步哲學也，與科學家同，而所用之假定，亦茫無根據。以爲神者，在洪荒悠遠之時代，已制定人生之計畫；其計畫之款目，亦預經制定。吾人之幻想，以爲具有自由者，自實際言之，不過履行神所制定至細之款目。蓋宿命論之神學家，亦與科學家同，以宇宙爲已經完成之結果也。惟科學家以宇宙爲完成於種子之中，神學家則以宇宙爲完成於神意之內；科學家以種子爲宇宙之大原，神學家則以神爲無生氣之理想物質，與造成宇宙之物質相等，此其所以異耳。而其以所造者與能造者，皆爲一種物質，則出於同一之根據。蓋既視能造者與所造者爲同無生氣，則無論被以何種名稱，祇能含有物之性質，而不能含有人之性質，雖稱之曰神，亦決非生存之神矣。

今試捨棄兩派之舊說，而考驗人生之本體，則吾人所爲以不同之方法，求其通之目的者，其真諦自見。柏格遜則取譬於築路之途徑，謂：『從山間築路以至城市，自不得不因山以高下；即築路之本然事實，必須遵地勢之偶然事實也。然地勢之

偶然事實，終非此路之途徑，亦未嘗定此路之方向。『婆羅門教之視梵天王也，以謂彼既定完全之計畫，設置其實行之步驟，而供給其企圖目的之實力，則永遠休息於一隅，而一聽人之自爲。顧吾人之視神也不然。神者，不絕之生活也，不息之行動與自由也；創造世界者，非神秘之事實也，吾人自由作事，而已有創造世界之經驗矣。』

要而言之，則神者生存之神，方創造生存之男女者也；人生者不絕之變化，亦不絕之生長與發育也。此柏格遜進步哲學之要指也。詹姆士 (William James)

有言：『柏格遜之新學說，幼眇深微，幾令人無從探索其意旨。世人之以深通柏氏哲學自許者，其名實相符與否，余實不能無疑。』阿博德亦曰：『余之解釋柏格遜哲學也，非敢謂能表示其全體學說也，亦非敢謂能窺見其根本觀念也；不過就其最有興趣而最爲奇特者言之耳。』亦可見柏氏哲學之奧蹟難窮矣。然就阿博德所述者觀之，其對於舊學說摧陷廓清之力，與其鼓勵人生於光榮高尚之途者，已

可概見。然則宗風所扇，遂能回易世界之觀聽者，不有由歟？

二 歐根之精神生活論

歐根之教授於耶納大學也，各國哲學家，多從而請業。赫曼（Hermann）有言：『世界之學子，雖僻處愛斯蘭，亦有從歐氏遊者。其所倡之唯心論，大足助研求精神的具體經驗者張目，而其特殊之品性，復足以表現之。』此從羅馬教徒希臘教徒耶穌新教徒之從學歐氏觀之，即可概見。其學風之流衍，不能以耶教國爲限也；其重要之著作，已有日文譯本，而日本人之赴耶納大學留學者，亦與年俱增。凡皆受歐氏哲學說之影響也。一九〇八年，歐氏著作之一種，特受諾貝爾獎金。其解釋唯心哲學，占世界最高之位置，即於此項事實承認之。而其哲學之精深博大，不可以猝究，亦與柏格遜之哲學同。以下所述，不過據英文譯本略陳其梗概而已。

阿博德曰：『當余之就耶教牧師之職也，其時在一八六〇年。余父嘗告余曰：「世

人所持之異議，足以震動學界者，其十分之九，不過言詞上之爭論而剩餘之一分亦復如是。」余後以是言就正於吾友——以此友之持論，夙爲余所推服也，并益以己意曰：「有一種異議，實非僅涉言詞而止，即唯理論與神祕論是也。凡謂吾人之智識，由於自然界之觀察，而觀察之結論，由吾人之理性而定者，余以爲唯理論；凡謂吾人具有不可見或神的世界之直接智識者，余以爲神祕論。而余則持神祕論之人也。」吾友曰：「余實爲唯理論者，顧據余所知，宇宙間實有一大領域，非藉吾人信仰之力，不能入其戶庭。」余於是知余父所言之正當；而余與友人之異點，則余所稱爲智識者，友人乃稱爲領域是也。」

歐根之哲學，可謂爲進入此不可見之領域之企圖；即以哲學之形式，陳述由讚美詩上所得經驗之一種企圖也。更爲具體之說明，則威提歐（Whitier）所作永久之善（Eternal Goodness）一詩。歐根則以哲學之研究與解釋，而證明其真確。雖然，此等說明，余終覺其未允。蓋歐根之哲學，固非僅以精神經驗自限者。

歐根以爲吾人所處，有兩種世界：一曰可見之世界，一曰不可見之世界。可見之世界，以物質實體與物質勢力構成之，此吾人用五官之力，而可細爲研究者也——或以視官，或以聽官，或以觸官，或以嗅官，或以味官，而其所具之性質與所受之變化，遂得以審知。既審知其性質與變化，於是得用演繹之法，發現其管轄之定律。而地平線以外之實體及勢力，爲常人之五官所不能研究者，助以科學之發明，亦得詳加觀察。望遠鏡者，所以使吾人審知距離至遠之星辰也；顯微鏡者，所以使吾人審知容積至微之原子也。彼科學家以勤劬密勿之功，研究此可見之世界，而使吾人知自然之法律，以得莫大之功用，誠人類之明星，而所當深爲感謝者也。

雖然，猶有不可見之世界也。不可見之世界，非憑藉五官所能研究，縱助以科學之發明，而依然無補——歡喜也，憂愁也，愛慕也，憎惡也，良心也，貪婪也，滿意也，失志也，希望也，絕望也，愉快也，懊悔也，皆所以構成此不可見之世界也；而非用吾人之經驗，斷不能深知其底蘊。何以知歡喜？以身經歡喜故；何以知憂愁？以身經憂愁